

浅谈金庸小说的版本流变

从1955年的开山之作《书剑恩仇录》，至1972年的封笔之作《鹿鼎记》，金庸在短短十几年间，共计创作了15部长篇短篇武侠小说。他用洗练的文笔和丰沛的情感，为世人勾勒了“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的武侠盛世。其独树一帜的美学理念更是为世人称道，树立了华人武侠小说史上一座不可磨灭的丰碑。金庸的武侠小说经历了从报刊连载到单行本再到作者的修订版以及后来的新修版，版本较多。因此，梳理金庸小说版本的变迁，有助于读者更深入地了解金庸，也有助于学界对金庸小说的系统化研究。

一套841万字的“金庸作品集”带动了出版、影视文化产业，制造了数不清的就业机会，把中华传统里的侠义文化、美食文化、地理文化、服饰文化、茶艺文化、历史文化甚至于隐形的道德伦理文化等，都带到一个新高度。金庸小说深入人心，而金庸作为作家的经典地位主要就是由“金庸作品集”确立的。他的作品能够流传，比拼的也是他的小说等纯文学文体。影视制作再怎样精巧、震撼，也不在这个序列。因此，纸版书版本的好坏对金庸来说意义更为重要，金庸会格外重视，努力经营与打磨。他对武侠小说不断修改，每十年大修一次，成为金庸创作生活里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他清楚，报纸连载往往是随时写、随时发表，来不及认真、仔细推敲，结构、文字、情节上疏漏较多。

目前，金庸小说大体有三个版本：旧版、新版和新修版。

所谓旧版，是1955年到1972年在报刊上连载的文稿。单行本由“伟青书店”出版，也是根据连载的文字结集出书，未作修订。其它版本的单行本，无法小计，因为它们多半没有版权。从1970年起，金庸开始修订，到1980年修订全部完毕，是为新版，冠以《金庸作品集》，由香港明河出版社出版。

在中国大陆和台湾，金庸小说一度都是被禁品。大陆当初流入的金庸小说都是盗版书，有的连书名、作者都改了。如作者改为司马翎，书名改为《萍踪侠影录》等等。1980年，广州《武林》杂志首次连载金庸武侠小说，是其正式进入大陆的开始，《武林》杂志也因此声名大噪。

台湾则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通过各种非正式渠道流入了金庸小说。远景出版社发行人沈登恩回忆说：“记得1975年初，我刚办远景不久，朋友从香港来，送了我一套旧版的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那个时候，我的工作不像现在这样忙碌，每天好整以暇，有的是时间，不到一天一夜，我就把《射雕》看完，整个脑海中都是洪七公、郭靖、黄药师、黄蓉、周伯通、欧阳锋……的影子。当时心中有个疑问：‘怎么世上有这么好看的小说，台湾竟然没有出版？’”沈登恩找出查禁目录，才知道金庸小说全在禁书之列。到1977年前后，沈登恩觉得时机成熟了，便向当局申请解禁金庸作品。几经周折于1979年9月拿到一纸公文，同意远景出版社出版金庸小说。

“我曾经向张作

锦先生（时任联合报总编辑）承诺过，有朝一日金庸小说解禁时优先通知他。因此，在1979年9月6日那天，张先生在电话中获知解禁的事时，十分兴奋，要我立刻到联合报一趟。我们在编辑部讨论了很久，并与香港的查先生通长途电话，决定让《连城诀》先行见报，和台湾读者正式见面。次日，也就是9月7日，《连城诀》在联合报刊出的第一天，上午十点钟不到。高信疆（《时报》副刊总编辑）就气急败坏地出现在远景的编辑部。……要我把金庸小说全部让给《人间副刊》连载，软硬兼施，几乎要绑架我。信疆兄和我一样，都是好胜心极强的人，我们是老朋友了，我没有理由拒绝他，何况，能够使金庸的小说多让一些读者看到，正是我争取解禁金庸作品的最大目的，因此立刻就答应了。信疆兄的脸上才开始有了笑容。”

远景出版社是由沈登恩、王荣文共同组建的。1975年在沈登恩等人协助下，王荣文另建远流出版公司，远景逐渐式微。1985年底，王荣文在香港柏宁酒店巧遇金庸，获金庸授权出版武侠小说。1986年远流出版公司推出《金庸作品集》典藏版、平装版与文库版。1997年2月，《金庸作品集》平装版换上了美术家霍荣龄设计的新装。3月远流出版公司成立网站《金庸茶馆》。1998年11月4日至6日，远流出版公司在国家图书馆举行“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举办“夜探金庸茶馆——金庸答客问”晚会，首创网络与电视同步直播晚会。

中国大陆获得独家授权出版金庸小说，起先是北京三联书店。

金庸和三联书店的合作早在1988年就开始了。那时北京三联书店总经理沈昌文得到香港一位朋友牵线，与金庸商谈授权出版事宜，他就到香港和香港三联书店总经理董秀玉一道拜访金庸。

这位牵线的朋友应该是曾在香港三联书店工作后来加盟金庸《明报》系统的潘耀明。潘耀明在三联工作业绩突出，从编辑部副主任荣升到副总编。现任明报出版社、明窗出版社及《明报月刊》总编辑。

2010年4月，潘耀明回忆说，1991年“我在三联书店工作，和金庸先生并不认识。有一天，时任《明报月刊》总编辑的董桥告诉我，金庸要见我。我觉得很奇怪，我根本不认识他啊。就是那天，金庸先生坐在办公室前，亲自手书了一张聘书给我，当时十分感动，这张聘书我至今保留着呢”。

金庸对潘耀明的知遇一定经过了认真的考察、调查和比较，因此，当其他朋友劝金庸找一家严肃的出版社授权出版武侠小说时，金庸最终确定和三联合作。

回到北京后，沈昌文给上级主管部门打了报告，特别强调金庸小说有着很强的人文思想，获得批准。1991年双方签订10年出版合同。1992年董秀玉回京接任沈昌文的职务，开始着手《金庸作品集》的出版。1994年5月，三联书店推出36册一套的金庸作品集，每年都保持稳定的销量。2000年4月，三联书店根据市场需要推出口袋本，短短半年销售达56000套。

十年合同期满后，金庸提出三大条件：一是将版税由15%提高到18%；二是销量必须达到一定的数目；三是销售量每年以10%的速度递增。三联书店难以接受，当时只能保证每年至

少销售4万套。如果三联全盘接受金庸的条件，要承担巨大风险。双方只能好合好散。

熟悉大陆出版业的人士都清楚，大陆出版图书的成本远高于台湾和香港，主要是出版社人力资源配置不合理，出版、发行成本巨大，流通渠道不畅。这是历史原因形成的，单个出版社在此亦无能为力。当时三联和金庸结算版税时即使零头也交代得清清楚楚，金庸比较满意。

2001年底，金庸和广州出版社谈妥出版协议，得到18%的高额版税，金庸修改原著，重拾老笔。实际上，新一轮修订从1999年就开始了，历时六年。从2002年底开始陆续由广州、花城出版社联合出版，到2005年全部出齐，这一版金庸作品统称新修版或世纪新修版。香港仍由明河出版社出版。

新修版保持原来的核心故事以及结构与框架，但有的人物发展和结局上出现变动。其中情节变动较大的也仅《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书剑恩仇录》和《碧血剑》六部，其余都只是细节、文字上的调整。

一份读者调查显示，不满中居首位的是“黄药师爱上梅超风”，其次是“段誉和王语嫣分手”“张无忌有望同娶四美女”“杨过与小龙女热吻”等。非议主要集中在作品中原有人物的情感关系上。一些人认为，金庸与其修改旧作，不如写新的。客观地说，金庸小说确有可改、应改之处，刚好这又符合出版社的需要，两者一拍即合。金学研究学者陈墨认为，新修版虽然改善了旧作中的错漏之处，却又产生了新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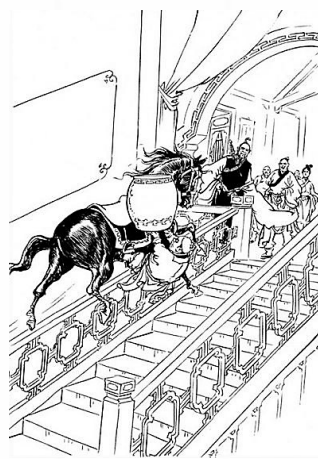
金庸的好友、小说家倪匡表示：“小说文字，激情比合语法重要。在创作过程中，作者和笔下的人物、故事，在感情上融为一体，是一种直接的感情上的结合。”“有不少人，包括我在内，喜欢旧版多于新版。”在“四看金庸小说”中，倪匡说看到新版的《射雕英雄传》，“怀疑自己得失忆症，因为改动得实在太多了”。

说法不一，议论纷纷，都能成为文化、娱乐新闻。金庸不可能在乎这些，因此他本人的新闻并没有那么多，出版社一方却需要新闻。公众有所配合，结果单单金庸“被去世”的假新闻就发生过好几回，每回都获得关注。而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接连不断，一茬接一茬地重拍、播放，“使得金庸作品一直维持在稳定的温度”。

如此看来，出版社的顾虑或许是多余的。（中华读书报）

金庸小说里的插图作品也一直被读者称道，特别是姜云行与王司马的插图深受读者喜爱。姜云行偏好白描，王司马注重写意。姜云行多选择山中平地或村外开阔地带的打斗场面，人物常有凌空动作，哪怕是被抛向空中。王司马多选择恋爱或喝酒的场景，人物活动多在山中或酒店进行。

姜云行为金庸小说作画计有6部，为“射雕”三部曲、《碧血剑》《连城诀》和《鹿鼎记》。王司马插图作品包括《书剑恩仇录》《雪山飞狐》《飞狐外传》《侠客行》（附《卅三剑客图》）《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鸳鸯刀》《白马啸西风》和《越女剑》。



姜云行《江南奇怪》



姜云行《弯弓射雕》



王司马《笑傲江湖》插图作品

